

聯校畫展為皇仁慶生

笑容與自信的另一種解讀

在漢語的詞匯構造中，笑容與自信是相互關聯的同意互異組合。一個自信的人，他的臉上必然充滿笑容，而且笑得燦爛、笑得真誠；一個笑口常開的人，必然心中擁有自信的心境與精神。但是，我們常常忽略生活中人性最為複雜的一面——即很多時候，在很多場合下，人的笑容與自信其實沒有必然的關聯，甚至是外界強加的想像。我們都活在他者賦予的價值中，所以生活變得複雜而艱難。能夠正確看待旁人的自信與笑容，是年輕人成長必經的階段。

談皓然是皇仁書院中五學生，他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，自己對社會的關注不是很多。但是，他可以通過對身邊的人或事的觀察，來體驗他們在社會中的狀態與地位。因此，每一幅畫的背後其實都有社會性的訴說。他認為，自己更習慣於描繪周遭的細節，尤其是對身邊的朋友，有一份特別深厚的情感寄託。當這些化為色彩與美工的時候，就會變為作品中一以貫之的情感脈絡，而笑容與自信就是這種情感脈絡的主線與伏筆。

在談皓然的作品《傷心的笑容》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笑容與悲傷的距離，其實並不遙遠。畫中的女子，應該是一個剛剛步入青年階段的少女，她微微側身，似乎剛剛經歷完一場疲憊的比賽，也好像在觀察遠方的景致。雖然畫題以笑容為名，但是依舊可以感受到女子面貌中的傷心與憂鬱。緊閉的嘴唇，似乎在抑制即將掉落的淚水，雙手又在胸前，雖然是自信的表現，但也能夠感受到一絲的無可奈何。脖子上的項鍊，說明她依舊有愛美之心。飄逸的秀髮，是最為柔美的女性象徵。青春的活力哪怕在憂鬱的臉龐中，也有動人的一面。

談皓然指這是表現朋友心中情感的一幅畫。身邊的朋友很多時都會有類似的心情。一方面，他們要表達出自己心中真實的情感，但是又要在朋友面前強顏歡笑。這是生活強加給每一個人的外衣，我們雖然不想穿，但卻不能將它脫去。因此在另一幅畫中，談皓然將人世間一張張笑臉刻劃成面具，周圍是人的一隻隻眼睛，寓意人的笑容其實只是存在於他人的眼神中，笑容不過是虛假的道具，偽裝生活中的失落甚至失敗。

■談皓然



■葉浩霖



今年，皇仁書院迎來了一百五十歲的生日，皇仁舊生會中學也為自己二十五歲的壽辰慶賀。在這獨特的一年，作為本港頂尖拔萃的學校，皇仁的學子們以最藝術、最崇高的方式為自己的母校慶生——創作書畫。在一幅幅書畫作品中，大家感受到皇仁學子對學校的感恩，也體會到他們對生活、對香港的一份熱愛。 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

物極必反的另一種視角

我們理解物極必反，認為好的事情若是做過了頭，就會走向負面。但是在皇仁書院中五學生葉浩霖眼中，物極必反可以從積極的角度去解讀。許多事物，乍一看似乎是一件壞事，但是換一個角度或換一個時間再去觀察，卻有相反的結論。生活在快節奏的香港，葉浩霖喜愛用相片臨摹的方式去體驗慢節奏的休閒生活。

在葉浩霖的作品中，暗光的色調與簡單的線條是歐洲田園山水風光組成的基本骨架。在一幅描繪水都威尼斯的油畫中，他用淡藍色的筆法展現水城在水一方的特點，水中的建築在淡藍色的映襯下也顯得真實而細膩。淡色的運用不止是在風景畫中，在靜物的描繪中也同樣有出奇的效果。他描繪的「橙」具有相當突出的動感。這種動感來自畫家對橙子的色彩的把握。在餐桌上的橙子，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樣金黃，是經歷了風吹日曬的打磨而成為家用的水果，顏色開始慢慢褪去。將一個剝開的橙子用淡黃色來鋪敘，恰能起到真實與貼近生活之感。

最值得一提的是一幅名為《驚奇》的作品。從色彩來看，這幅畫沒有甚麼特別，只是黑色線條的搭配。不同程度的黑色筆法的運用，起到了黑白相間的累疊作用，從而形成黑白畫中的彩色質地。這幅畫的原形是一個藝術家的作品，從本質上看屬於臨摹，但由於畫家對觀賞畫作的角度進行了細緻的排列，因而產生原創寫生的感覺。畫中的主人公是一個張牙舞爪的男子，他張開雙手，張大嘴巴，露出牙齒，乍一看，令人驚悚不安。但是仔細觀之，畫中男子的牙齒並不是印象中的魔鬼的利齒，而是平整的白色齒距，這令人多少有些安心。若站在畫的左側來看，畫中的男子則充滿了溫馨的笑容，用自己的雙手來迎接心愛的人。據葉浩霖介紹，畫中的男子本來的形象是一個父親，背景是聖誕平安夜前夕，他為了向孩子表達聖誕快樂，悄悄地躲藏在屋子門後面，想給孩子一個大大的驚喜。從驚悚到驚喜，其實只是更換了一個角度。生活也是如此，很多看起來是負面的事情，若是換一個角度來看，則對生活有莫大的益處。



■《傷心的笑容》



■名為《負擔》的模型。



■皇仁聯校畫展。



■《集體回憶》

■《嫁衣》



■《上樓》

出這些社會警訊，確實值得大家深思，同時也不得不感佩這些年輕人的創造力與想像力。

可貴的社會關懷

公共精神的發揮，是青年人最為寶貴的精神品質，年輕學子對社會的思考，能夠從公義與公平的角度去看問題，確實值得成年人好好珍視。皇仁學子的作品，除了抒發個人對生活的感受之外，也大大介入到社會的實踐中，藝術的多樣性與生活的多變性相結合，形成了今日皇仁的獨特品格。

香港當前最為社會關注的問題是甚麼？毫無疑問是房屋問題。皇仁舊生會中學的鄭可敬製作的紙質模型《上樓》，

準確、傳神地道出了香港市民對房屋問題的感受。在房屋問題的困擾下，許多人失去了生活的信心，終日奔走於工作中，但是這一切的努力能否換來房屋，還是一個未知數。人在經濟潮流中，可能會異化。

鄭可敬的作品警醒了記者，為了房子，人就像默默無聞的老牛一樣，辛勤耕耘，卻不知能否得到回報，房子不知不覺成為生活中最大的負擔。仔細看看這隻老牛，左側的口袋裝滿了需要承擔的食物、家用

品等，老牛這麼辛苦，只是為了「上樓」。若在現實中看，這只是政府的公屋，而不是私人樓宇，買樓真的是一個遙遠的夢想。

而在另一個作品《嫁衣》中，展現的是一套美麗的白色婚紗，配以淡紅色的花朵，表現出新婚的幸福與甜蜜。但別高興得太早，若仔細觀察《嫁衣》，會發現女主人公少了頭部，只剩下身體與衣服。這種省略顯得特別冷峻，在現實生活中，我們為了物質利益，已經犧牲了太多情感、良知、思想，將自我混同於動物。人沒有了思考，徹底喪失了理性。這是《嫁衣》要表達的主題，也是社會當前面對的課題。從學生口中傳遞

下一代：未來與希望

1968年，法國發生了著名的「五月風暴」運動，大批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走上街頭，向戴高樂的家長制作風說「不」。這場被後世稱為改變了一切的虛假革命式社會運動，被貼上「偏激」、「盲從」甚至「頹廢」的標籤。究其根本原因，很多後來參加這場運動的人，自己都不知道為何在運動中如此激烈和興奮。

這究竟是一場怎樣的社會運動呢？1968年3月某一天，法國的教育部長前往一所大學，主持其游泳館的開幕禮。一個從不安分守己的青年學生，衝過層層警衛的防護，走到部長的身邊，拿出一根煙，向教育部長借了火，然後滔滔不絕地大談自己對男女青年愛情觀的認識。在場的師生幾

乎被這個小伙子嚇破了膽——他竟然如此無禮與傲慢，忘記了這是一個怎樣的場合。

教育部長雖然嘴上沒有說甚麼，但從他輕蔑的神情中，可以看出他對這個來自神學院的小伙子不屑一顧。因此，年輕人講完自己的話以後，教育部長大聲說道：我只對自己的前途與未來負責任的人進行對話。或許是這句話激怒了小伙子，或許是當時燥熱的天氣容易讓人感到衝動，小伙子一下子抱起教育部長，直接跳進了游泳池。法國確實是一個浪漫的國度。這場風波的化解來自於教育部長的女兒——在她的調解下，部長與這個小伙子達成和解。

私人和解可以成功，但是社會階層的和諧則沒有那麼容易。這件事發生以後，法國大專院校開始掀起一陣反對權威的運動。他們究竟在反對甚麼？他們反對期中考試，反對男女生宿舍的隔離，反對校園的行政管理體制等等。總之，只要是秩序，他們都反對。後來有人總結道，與其說他們反對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，倒不如說他們反對的是一切現存的秩序。

事情愈演愈烈，在學生的帶動下，社會各階層長期的積怨徹底爆發出來。他們面對自己被日益科層化的事實，提出解放自我的口號。在行動美學的感召下，學生們高聲宣佈——「今夜，我們活在1789」。這是對權威的挑戰，也是自我價值的自覺，更是一種社會公眾意識的覺醒。工人加入學生的洪流，開始向權威說不；公務員也加入了權威的洪流，令社會幾乎處於癱瘓的狀態。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、著名

的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，在此刻也沒有閒着，以一紙宣言，表達了對學生們的支持。

看看權威們的反應。戴高樂最終在全民公決的壓力下黯然下台。表面上，這場社會運動很成功。這確實是一個反叛的年代——每個人都有不服從的勇氣與胸懷。但關鍵是在社會衝突的背景中，純潔得像一張紙的學生始終站在法國社會的最前沿。他們並沒有超越1789年的傳統，只不過對過往的歷史進行了一次成功的複製。

不可否認，後人對這種反權威的社會思潮，往往不以為然。但一個不爭的事實卻是，人們往往在成長的過程中，在受教育的過程中，喪失了原本應當具有的秉性與天真，變得世故不堪，從而徹底放棄了做人的道德底線與原則。社會喜歡將人標籤化，但是，我們確實應該注意在標籤的背

後，究竟是一種新思維的崛起還是本質的回歸。機器大工業或是商品經濟，帶來了人與勞動產品的異化，最終導致人與自身本質的異化，從而將人性融解於物性之中。如果社會思潮是對人性回歸的呼喚，是對自我價值的重新審視，是對新生活的嚮往與追求，是對他者無限的關懷與博愛，那麼這樣的社會流動，我們應當雙手歡迎。

青年人不需要被標籤，正是有他們從人性本質對社會的一絲目光，才有對人性惡質的反思與警醒。從這個角度說，青年人是我們的未來與希望。珍惜青年人對社會的批判性思考，包容異質思維，接納多元的社會呼聲，也珍惜我們的生活。因為這些勇於為公義發聲的人，將自己的青春奉獻給崇高的理想，無論如何，這是值得大家好好善待的一份激情。

文、攝：徐全